



《重启之深渊疑冢》 居电影热度榜首位

据骨朵热度指数排行榜数据统计,截至11月13日,《重启之深渊疑冢》以51.27的全网热度居电影热度榜榜首。《重启之深渊疑冢》由陈聚力执导,季晨、季肖冰、纪晓烽等主演,于2022年11月4日在优酷和腾讯视频上线。该片作为《重启》系列片,是继《重启之蛇骨佛蜕》后的第二部番外电影,讲述了黑眼镜与解雨臣联手探险的故事。惊悚半生的探险家黑眼镜因眼疾恶化,在中缅边境的木鲁鲁部落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好友解雨臣为治黑眼镜眼疾,带领病理学家老魏进入木鲁鲁丛林寻找罕见的寄生蜂以进行眼疾专利研究,不想队伍竟集体在丛林深处的山缝遇险。得知消息的黑眼镜立即前往营救队伍,却发现山缝中竟盘踞着木鲁鲁人奉为“古神”的巨大怪物。队伍离奇受到“古神”的召唤,不得不继续深入古神巢穴,他们在极限中艰难求生,也一步步揭开了古神的秘密。

位列榜单第二位的是青春校园奇幻电影《爸爸来了》,影片讲述了一个不靠谱、不正经、不上进的“三不”单亲爸爸秦云飞和一个超靠谱、超勤奋、超算计的“三超”学霸女儿秦晓晓灵魂互换,从水火不容到相互理解的故事。

《很高兴遇见你》 居飙升榜榜首

据11月13日的QQ音乐实时数据统计,由李思芸作词,陈伟伦作曲,周深演唱的《很高兴遇见你》居飙升榜首位。

11月12日,QQ音乐和王者荣耀联合发起的“听见·国乐”音乐厂牌正式发布王者荣耀七周年遇见主题曲《很高兴遇见你》,这首歌由王者荣耀快乐大使周深演唱,在七周年之际,用歌声向王者荣耀全球玩家发出真诚的问候和邀请,感谢与老朋友的遇见,期待与新朋友的相遇。作为一首以“遇见”为主题的歌曲,《很高兴遇见你》将玩家们七年来在峡谷中彼此邂逅,并肩前行的美好时光,用轻快、明媚的歌声娓娓道来。更令人惊喜的是,作为王者荣耀快乐大使的周深还在演唱中用中、西、英、葡多种语言,向全球玩家发出邀约,这是周深首次挑战多语种演唱,他也难掩兴奋之情,表示这首欢快的歌曲“充满能量,让人忍不住跳起来”。歌曲在制作过程中融入了世界多国音乐元素和语言元素,编曲中世界音乐风和舞曲风格的融合,中国南箫、小提琴、阿塞拜疆塔塔尔琴、拉丁打击乐器等中西方乐器的运用,营造出嘉年华一般的热烈感,洋溢着快乐、温暖的力量。

邓紫棋演唱的《龙卷风》居榜单第二位,这首歌第一段就像爱情小调,第二段像爱情交响乐,以递进渐强的方式释放着一种失恋之后无可奈何的情绪。

《点燃我,温暖你》 登顶电视剧热度榜

据骨朵热度指数排行榜数据统计,截至11月13日,《点燃我,温暖你》以77.02的全网热度居电视剧热度榜榜首。该剧是由刘俊杰执导,陈飞宇、张婧仪领衔主演的青春都市情感剧,根据晋江作者Twentine的小说《打火机与公主裙》改编,讲述了肆意张扬的编程天才李响与勇敢坚韧的少女学霸朱韵从青涩校园到职场拼搏几经波折,依然携手前行的成长爱情故事。《点燃我,温暖你》展演的重点并未仅仅着眼校园,还涉及了大篇幅的职场情节。整部剧的看点集在李响被害入狱,海归女友出手相救,昔日情人再续前缘这一线索。该剧除讲述男女主之间的爱情故事外,把男主职场惨遭陷害进行复仇作为主线,让本来平淡无奇的偶像剧变得看劲十足,带着这些新鲜感,观众和粉丝掀起追剧热潮。该剧作为一部符合当代年轻人观看口味的“甜剧”,在年轻受众群体中颇受欢迎。

位列榜单第二位的是都市励志剧《追光者》,该剧由张彤执导,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以民间公益救援组织为题材,讲述了因爱而聚,为爱追光的一群人加入救援队历经了种种灾难洗礼,最终互相救赎的故事。

《法医秦明》系列大合集 领跑有声图书热门榜

据喜马拉雅统计数据显示,《法医秦明》系列大合集以9.5的高分稳居有声图书热门榜榜首。该有声书原文细节刻画详细,逻辑清晰,案件经典,是悬疑爱好者的必读之书;加上主播骆骏浑厚深沉的音色娓娓道来,使听者十分有代入感。近年来随着各类刑侦剧作的大火,许多与刑侦有关的特殊职业也开始逐渐为公众所了解。《法医秦明》系列书籍及其衍生的电视剧、有声书等作品开启了法医类刑侦艺术作品的流行,不仅增强了普通群众对“邪不胜正”的信念,更有助于消除观众对于疑案背后匪夷所思的真相的误解。

排在榜单第二位的是精品有声剧《高智商犯罪》,由独家IP开发的自制有声剧如今已成为各平台意欲抢占的目标。而对喜马拉雅来说,有声剧是有声读物和广播剧之间的平衡样态,基于海量用户真实的收听体验,寻找音频艺术表现的新的制高点。

《西游记》原著说讲位列榜单第三位。主播青青用声音演绎文字,带领听众漫游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天地,至今该系列共计二百回已更新完毕。

(□记者 朱子钰 实习生 王若瑾 整理)

诗情画意,怎能避开民间“烟火气”

说古论今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著名学者、作家冯骥才先生今年迎来80岁生日。11月5日至6日,一场特别的文化活动“八十个春天——冯骥才与天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举办,祝贺他意气风发步入“80后”行列。

根据天津大学微信公众号的相关介绍,在活动开幕式上,冯骥才先生首发《冯骥才文化遗产保护文库》(十卷本)《俗世奇人:手绘珍藏本》两部新书。前者由学苑出版社策划出版,十卷逾260万字,收入了冯骥才关于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的各类文章,完整记录了他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行者和先行者丰富艰辛的精神历程,对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当代史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这里面放着我20多年的光阴,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都在里面。”冯骥才先生满怀深情地表示,“这部书留下的不是我个人,而是这一代人的足迹,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先觉、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价值观。”

冯骥才先生还是一位卓有造诣的画家。他画画可不是玩儿票性质,而是有根基也有成就。他7岁起就跟随名家学画,因为本就喜欢再加上名家点拨,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后来,因为身高1.92米,他被选入专业篮球队打篮球。因伤退役后,他重拾画笔,从此再没放下。22岁时,他还曾被调到天津工艺美术工人大学,教授中国画和文艺理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校出版的《俗世奇人:手绘珍藏本》,收录了冯骥才先生30年来创作《俗世奇人》过程中保留的珍贵草稿、画稿。正因其兼通文学创作与绘画,所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门秘笈”:“有时文学的联想从图像开始,有时图像的联想从文学开始,这是我的一个独特操作。”

如果说,文学创作与绘画的融合之道给冯骥才先生的创作带来诸多助益,并赋予他

的文和画与众不同的特色,那么对于地域文化、民间文化的关注和热爱,则是他创作的“根”与“魂”。正是因为善于从地域文化、民间文化中汲取丰富的养分,他的文章与画作既有文化底蕴又具时代精神,他的艺术之树始终生机勃勃,不断抽新枝、散新叶,常年绽放着满树繁花。

这种文化底蕴和时代精神,首先来自家乡的哺育,来自家乡文化的滋养。冯骥才先生的故乡是天津,他在这里出生、成长、求学、恋爱、走上新时期文坛,并展开在更多领域的探索与研究。他通过自己的作品,描述自己关于这座城市的时光与记忆。冯骥才说:“我的4部长篇写的都是天津,我的100来部中短篇写的也是天津。”正是出于对家乡和家乡文化的深情与热爱,冯骥才在天津发起了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传统村落保护等文化行动。他说:“我还抢救、保护了很多天津的历史建筑、历史街区。”

对于冯骥才在这一领域的成果,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在新著《学高为师》中,专列一章进行介绍并给予高度评价,书中写道:“早在20世纪90年代,冯骥才先生就发起了对天津市商业街的抢救行动,并进一步将抢救和保护的范围拓展到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相关领域。200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前,冯骥才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已经全面启动。”

对地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注与热爱、保护与研究,又反哺着冯骥才的文学创作与绘画,让他得以广闻博览、万取一收,创作内容丰盛,精神饱满,作品独树一帜、意味深长。冯骥才也多次提及这一点。例如,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曾先后五次到泰山,前两次都是为了写生。回忆第一次到泰山写生时的经历时,他说,见到“五岳独尊”的泰山,“其顶天立地、崇山峻岭、长松巨石、深谷急涧,给我强烈的震撼”,在这种震撼中,他认真观察和感悟泰山,“在这里,我找到了北宋山水的精神和种种技法的来源,感受到这些技法充满生命感。”除了这些,他还有意外收获与惊喜,而这份意外的收获与惊喜,正是来自民间,来自当地的民间文化。他写道:“我还有另一个收获是意想不

到的——那时,山中很少游人,更没导游,每个村民却都是一肚子关于泰山的故事与传说。我对民间和乡土的事向来感兴趣,便向山民探询,与他们攀谈;不经意间,这些充满人文魅力的传说滋养了我固有的文学潜质,使我对泰山产生了浓浓的‘文化情感’。”

可以说,正是这种民间文化滋养的文化情感与他的艺术才华相互激荡,不断激发他的创作灵感,不断催生脍炙人口的文艺佳作。这种文化情感如同一条虚实相间的彩线,把他那些散珠碎玉般的见闻与感悟串联起来,再经过他独具匠心的调度、摆布与编织,就串成了一件件五彩斑斓的艺术品。他说:“多年来,我为泰山写了许多文字,画了许多画”,“使众多关于泰山的散文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如《挑山工》《进香》《泰山十八盘图记》《泰山题刻记》《傲徕峰的启示》和一本《泰山挑山工纪事》。”在这些作品中,散文《挑山工》先后被选入高中、小学语文课本,让学生当作范文来学习;这篇散文,不仅写得风景优美,故事生动,人物鲜活,还蕴含着丰富的哲理,越品越有味道。

不断从民间文化、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是文学艺术的生命力所在。从文学史的角度观察,某一文学题材能否不断创新,与其吸收、消化与利用民间文化、民间文学的能力密切相关。如果不能很好地从民间文化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即使创新也往往是热闹一时,很快就会成为过眼烟云,难有持久的魅力,难以成为“一代之文学”。著名文史研究专家周寅宾教授在探讨历史上的新体诗时认为,新体诗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吸引民歌的养料和形式。当然,这里说的“新体诗”,需要进行一个界定。诗体的新与旧是相对的。比如,春秋以前,四言诗是新体诗;战国末期,骚体诗是新体诗;东汉时代,五言诗是新兴的诗体;汉魏六朝,七言诗也是新兴的诗体……他总结,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条规律:一些成功的新体诗都是源于民间。

周寅宾特别指出,在中国诗歌史上,也出现过另外一些诗体,它们或是昙花一现,迅速被历史所淘汰;或是无人问津,一直得不到广大读者的承认。据《汉书·东方朔传》记载,西汉初年,东方朔曾创造过八言诗。清沈德潜就曾评价:“然东方诗不传,而八言体后人亦无继之者。”又据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记载,魏国末年的高贵乡公曹髦创造过九言诗。这种九言诗也没有流

以青春视角回望红色历史

□ 本报记者 王臻儒 田可新

10月27日,《血战松毛岭》在优酷独家播出。该剧讲述了年轻的红军战士在松毛岭阵地血战七天七夜,为革命理想奋斗献身的青春热血和成长故事。

近日,《血战松毛岭》导演刘雪松、编剧陶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分享这部革命题材网剧的诞生过程以及故事中蕴含的精神主题。

观众“不熟悉”是创作的初衷

记者:松毛岭战役并不是大众熟悉的战役,您认为这次战役改编成剧集的最大看点是什么?

刘雪松:我认为不熟悉恰恰是我们创作这个作品的初衷,就是因为不熟悉,观众才需要通过这样一部作品了解这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虽然这是一场在战役上受挫的军事行动,但是在战略上,却是一次伟大的胜利,这一战为保障红军重新集结,开始伟大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打下了基础。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战役也保证了长征战略得以实施,而松毛岭战役是其中最悲壮的,一万多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用生命捍卫了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延续了革命火种。

记者:在实地走访和考察调研后,主创团队对这场战役有了哪些更深入的认识?搜集到的

史实资料中,最打动你们的是什么?

陶佳:松毛岭山上七天七夜的阻击战,实际上是在温坊战役打完之后,主力部队撤走,留下两个主力团以及模范营、地方游击队、地方武装组织起来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主要目的就是防守瑞金中央苏区的东大门。

我们到当地去勘察了壕沟遗址、战场遗址,还采访了红军后代。老区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没有太多这方面的史料研究,他们也觉得很遗憾。拍摄《血战松毛岭》实际上挖掘了一部分战史遗失的东西。在采访过程中我发现,当时红军主力已经撤走,中央苏区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但是连城、龙岩、长汀当地的老百姓义无反顾地支持红军,即使面对绝户绝性的危险,也坚持斗争,绝不退缩,这带给我们巨大的震撼。

认真严肃讲述一群年轻人的梦想

记者:这部剧的节奏很快,战争场面也拍得干脆利落,拍摄的时候为何选择这种快节奏的处理方式?

刘雪松:因为我希望这部剧能够让更多的年轻观众知道那段红色往事。为了让剧情内容更喜闻乐见,在拍摄手法和后期剪辑上,我们都选择了明快但不急促的节奏。故事要讲清楚,但节奏要明快,不要拖泥带水,去满足一些年轻观

众的观影习惯。

记者:拍摄中,如何把握战争题材中青春性和严肃性的关系?

刘雪松:有一句话我是很认同的,每一个喜剧的内核都有悲剧色彩。其实,这部剧前半部分基本上是用跳脱的运镜和诙谐的方式来表现这些年轻人的性格特点。他们和现在的年轻人是一样的,都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与兄弟之间的友情,赌气和口角,我尽量用一些贴近现实、契合人物关系的方式去表达。

轻松的背后可能是严肃,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但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他们愿意去奔赴,去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这个戏要表达的精神。青春性和严肃性是不矛盾的,是相对的统一。青春性指的是他们的年龄,他们的气质,他们的悲、喜、苦、乐;严肃性,是我讲述他们的故事时,不是戏谑的、调侃的,而是认真严肃地讲述一群年轻人的青春梦想和大义凛然奔赴牺牲的故事。

塑造英雄,从平凡个体谈起

记者:创作者如何从真实的历史和人物事件中提炼出精彩的剧情?

陶佳:剧中很多人物都有原型。我们把人物原型的核心提炼出来,再从整体上加以艺术化处理,让人物更鲜活,更接地气。像项万金、铁

传……周寅宾说:“上述三言诗、六言诗、八言诗、九言诗以及‘三十字’诗体,它们的体裁句式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但它们为什么不能广泛流传呢?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诗体都不是起源于民间,不是在民歌的基础上产生的。”

那么,现代诗呢?其实也是如此。2020年,我曾经采访过青年诗人老四。老四原名吴永强,是一名1985年出生的“80后”,中国作协会员,山东省作协签约作家。当时,他的诗集《白皮书》正式入选省作协“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四辑。他供职于一家杂志社,我们都是媒体同行。在采访中,我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传媒人这份工作需要实践人们常说的“零度写作”,需要立场客观公正,避免个人情感对写作的干扰;但文学创作包括诗歌在内,又需要强烈的情感介入,需要笔触深入现实生活。这样的工作经历对于诗歌创作,是有帮助,还是会带来某些约束?

老四的回答也很坦诚,他结合自己的经历发表观点:“几次外出采访,直接给我提供了诗歌书写的思路。比如《秦岭道上》,那是2012年,我去重庆采访山东对口支援工作。在渝东北的山间游荡,地域的差异性让人印象深刻。采访结束后,我们赶赴西安,乘飞机回济南。沿途看到风景的变化,忍不住写下这首诗。还有《青海辞——兼怀昌耀》,应该是我目前为止最重要的长诗。那是2017年,去青海海北州采访山东对口支援工作。整个采访途中,我带着燎原的《昌耀评传》,前辈诗人在这里留下的足迹,给我提供了现实的参考。这首诗,写青海,也写昌耀,如果是单纯的旅游,估计写不好,深入采访,了解了山川背后的故事,才会将诗歌写好。”

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无论什么时代,不管怎样推移,文艺创作终究还是不能缺了民间的烟火气。否则,生气就会被窒息,只不过过快或慢而已。

